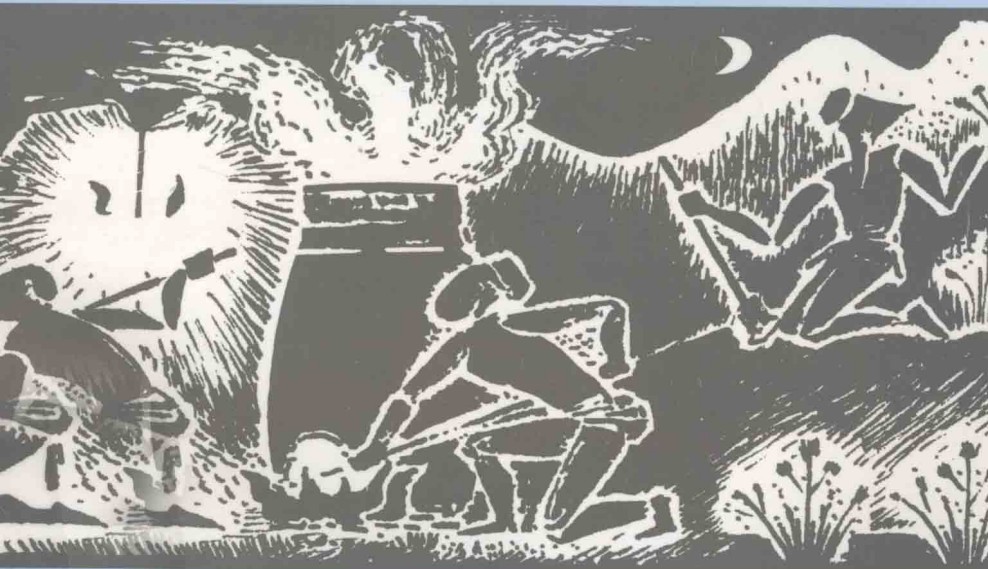


冶青铜文化丛书·第二辑

志銅文化探源 研究文集

余炳賢



大冶青铜文化丛书第二辑

大冶青铜文化探源 研究文集

李尚荣题

余炳贤 著

中共大冶市委宣传部
大冶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青铜文化探源研究文集

编 著 余炳贤

承 印 黄石市图书出版印刷发行服务部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5

工本价 13.00 元

湖北省内部图书准印证 [2002]鄂石市图内字第 066 号

大冶青铜文化丛书第二辑

编委会

顾问 朱中华 肖家祥 李尚荣

主编 陈金才

副主编 肖佳平 朱汉明

编委 (按姓氏笔划排列)

尹国富 石向荣 刘金明

许正开 朱汉明 陈金才

肖佳平 张旭阳 汪军元

余畅生 余炳贤 明建福

柯宇庭 柯会祥 柯昌鸿

胡学军 袁君扬 黄又平

黄河 黄安勤

责任编辑 张旭阳 黄又平

校对 老 茗

前言

黄石市第十次党代会报告指出：“大力开发旅游资源，落实扶持政策，提高管理水平，形成规模效益。充分利用黄石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优越的山水资源，将悠久的青铜文化、独特的自然景观和鲜明的时代风格融入城市规划设计中，展现黄石山水园林城市和矿冶文化城市特色。”为响应黄石市党代会实现富民强市宏伟目标的号召，作者将摇旗呐喊、助威的一些文论，汇聚起来，方有这本《青铜文化探源研究文集》，作为本市青铜文化丛书的第二辑。

准确定位，突出特色，是发挥我市人文资源优势、增强知名度和吸引力的首要任务，史证物证相结合，进行说理，科学论证。尤其是我市过去某些提法冠词欠妥，也有将没有公认的史事，匆忙写进了地方史志。铜都也好，中国青铜文化的摇篮也好，不是随便一喊就是的，“这是涉及我市古代历史事实和面对世界并为之承担严肃的历史责任问题”，比如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被发现，证实我市确实有这么一座“世界一流”、技术领先的古铜矿，我们就有责任保护她，发掘她、宣传她，让她重现生命，世人有了诚信感，方能产生经济效益。所以，我们仍然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克服当前学术界浮躁风气。用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无可争辩的实物资料，报请国家文物主管

部门派专家前来察看、认定,这也是原黄石市博物馆馆长周保权的意见,这本集子体现的就是这一点。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探讨大冶青铜文化,标识另张,这与作者的文化素养,文化追求息息相关。

综见大冶三千多年来的矿冶史,一千余年建县史,一百余年工业革命史和现代改革开放史,大冶人民依托和利用本地区矿产物候,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浓墨重彩写下极为光辉的矿冶史诗。任何文化都是由特定地域,特定历史背景的国民所创造,因而具有特定的民族特性。

我市面临经济转型之时,发展大旅游,挖掘大冶本土文化,激发全市人民的意志和动力,营造文化氛围,争创世界级矿冶历史文化名城,让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早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大冶成为世界和国人公认的中国青铜名都。亮出新名片,让大冶靓得足以让人刮目相看。

这本文论集涉及的方面包括了大冶的历史变迁、古代地理、战争、考古、民俗、科技、矿冶、重大史实及鄂王城、鄂城、三楚沿流等青铜文化边缘学科,以青铜文化研究构成主体。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如推断过于大胆,有的观点尚待商量,青铜文化涉及面不够宽,文章不尽完善等等。此书的问世,不是靠资料的积累,而主要凭对传统文化的悟性。不论书中的观点是否无懈可击,都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大冶孕育和创造了极富创新精神的文化个性,博大精深的青铜文化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希望更

多的海内外青铜文化研究的有识之士、专家学者指导我们挖掘、开发,使这一内涵丰富的古老文化积淀,古为今用。在史学、考古、地理学、经济学、文化学、矿冶学、民族学、民俗学、美学、哲学、军事学、城镇发展学、宗教学、礼仪、旅游、古代人物等等领域纵横探讨。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任重而道远,我们愿与诸位有识之士共勉。

编 者

二〇〇二年十月

目 录

前言	(1)
大冶建县探原	(1)
黄石因黄姓留居而得名	
——兼说黄石港是楚国铜路护卫中转站	(9)
大冶青铜名都,名不虚传	(16)
大冶地名中的矿冶意韵与阐释	(24)
大冶工矿传说中的青铜之光	(30)
昭王南征到过 大冶铜绿山吗	
——与徐显之先生商榷再考天子湖	(34)
王霸山是黄巢年号命名的吗	
——向徐显之诸先生讨教	(41)
屈原与鄂渚	
——兼与李相淦先生复议	(46)
大冶“鄂王城”新探	(52)
青铜时代青铜器的政治作用	
——兼论大冶铜绿山古铜矿对古代文明的贡献	(67)
青铜文化之火在这里最灿烂	(74)
远古传说与文物考古及早期大冶金属	(84)
大冶古代兵事纪实	(97)

楚国熊渠伐鄂的战略意图和路线浅析	(122)
从楚人的祖根情结寻觅楚都“丹阳”	(132)
楚人的铜色之恋	(139)
鄂城初期“城市”漫议	(143)
湖北简称“鄂”名谈	(153)
三楚略说	(166)
龙与青铜	(168)
中国古代用铜赎刑简介	(171)
初议大冶铁业	(173)
东方朔栖隐大冶灵峰山撷谈	(176)
试论青铜与道家的渊源	(181)
后记	(190)
附:余炳贤业绩简介	(193)

大冶建县探原

大冶建县,通行的说法是:公元 967 年(宋乾德五年)南唐升永兴县青山场院为县,并析武昌三乡与之合并,取大兴炉冶之意,定名大冶,一直沿用至今。因大兴炉冶,故名大冶。今人的依据是《庄子·大宗师》有云:“天地为洪炉,造化为大冶。”似乎有根有据,顺理成章,无可质疑。可是细细推敲,仍有求证之必要。疑点主要有二:1、上述定义无典籍可证,无直接出处;2、南唐君臣不可能按其 1300 年前的庄子一句话命名一个县名。同时,因大兴炉冶取县名大冶,给人以误导,让人们以为大冶县在南唐时才大兴炉冶的,有违大冶是青铜文化“摇篮”的初议,容易把 3000 多年冶炼史与 1000 多年建县史混成一谈。这种定义及其依据不准确,值得一探其原。

铜绿山古矿遗址及鄂王城等多处出土的铜、铁、陶瓷器,雄辩地说明建县前的大冶早在殷商时期就已大兴炉冶且初具规模了,其技术世界一流。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高峰都在铜绿山古矿遗址有众多的物证。大冶殷商小乙前上至夏代的冶炼遗址尚待发现、发掘;而铜绿山的炉火自晚商一直未息;公元 226 年(黄武五年),吴王采武昌之铜铁,铸为刀剑万余;白雉山南出铜,自晋宋梁陈以来置炉烹炼;大冶铁山,唐于此置炉烧炼,其东围炉山,旧有铁务。大冶采冶历史悠久,史藉累有记载。南唐以前却未建县,只到南唐末期才置县。在中国地大物博的广袤土地上,大兴炉冶的地方多得不可胜数,这些地方没有取大兴炉冶之意建县命名。

大冶县名除因大兴炉冶外,定有更深层的原由。

据《隋唐五代史》载：“905年（唐天佑二年），杨吴武昌节度使秦裴在治七年，积军储20万，开青山大冶，公家仰足”；967年（南唐李煜七年，宋太祖乾德五年）南唐升永兴县青山场院，并划武昌三个乡与之合并，定名大冶县。”这两条史料均未言及庄子“大兴炉冶”，因庄子的“大兴炉冶”取县名是今人附会的。“开青山大冶”才是县名内核。

青山在哪？《大冶县志》说：“青山在县西，距城10里，旧设青山场，故名”；“青山场，南唐于此置炉鼓铁。”《阳新县志》：“永兴县，五代属南唐隶武昌郡，设通羊镇（今通山县治），置青山场开炉冶”；《湖北通志》：“青山场即今（大冶）县治（清一统志），唐天佑二年，吴析武昌置大冶青山场”；“青山渡在县城五里青山场”；《大冶市地名志》：“青山位于市区之西，金湖与铜绿山办事处境内，东临青山曹，西接陈彦利，南连邹蒋庄，北抵鸡冠咀，面积约1平方公里”。新修《大冶县志》载：“青山场，在县城西5公里，铜绿山附近的青山，山呈东北走向，黄色粘质土壤，蕴藏着丰富的铜、铁矿。昔年山上长满树木，一年四季，绿树成荫，故名青山。山高不足百米。”旧县志工业考查云：“大冶被称为铁都，起始于青山场之炼铁。”有人认为青山场院是工业特区，这话是很有见地的。

大冶县殷商、西周、春秋战国以铜著名，汉代铁器普遍应用后，铜器具渐次式微，一般作祭器、礼器、工艺品。铁上升到首要位置。大冶铁山等地虽有开采，规模不大，技术较稚，提炼未精，遗失甚富。青山场院就不同了，其地矿富，蕴藏量丰，品位高，相对集中，技术先进，人才汇聚，为江南铁矿之首，成大型工矿企业。《大冶县志》同治版载大冶“南唐于永兴属地置青山场，以兴炉冶”。

南唐处于唐宋之交的五代十国之际，该时期中国北方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朝和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荆南、北汉等十个并立政权，15个大军阀混战不已，兴废剧烈，社会潮流波澜起伏。为适应战争，吴国杨行密政权（都杨

州)迫切需要铁矿藏丰富且品位高、技术先进的大型原料基地,同时交通便利、安全可靠,可就地采矿就地冶炼,青山铁矿最为理想,遂于905年(唐天佑二年)建立青山场,命武昌节度使秦裴治理,积军储20万,“公家仰足”。青山铁矿由地方官办或绅办上升国办,成为中央企业,大规模开采冶炼,青山场炮声不断,运矿人流如潮,日夜紫烟升腾,繁忙热闹。青山场相当于郡府代管的县级工矿工业特区。杨吴在十国纷争的夹缝里生存36年,传四帝,其坚强后盾就是中央财力,尤其是青山场“积军储20万,公家仰足”。

吴国大宰相徐温将杨吴政权交给养子徐知诰(李昇)。937年,杨吴国主杨溥禅位于徐知诰,吴亡。徐知诰执掌吴政,废吴帝自立,改名李昇,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都金陵,包括青山场在内的杨吴江山易主,李昇传三帝至李煜(李从嘉)。到李煜时,国势衰弱,江河日下,半壁江山岌岌可危。945年南唐灭闽,951年又灭楚,是南方文化的中心,成为后周、北宋的眼中钉,消灭南唐只在旦夕。南唐敌不过北宋120万大军,对后周、北宋称臣,每年从国库拿出大量金银珠宝、纱罗缯彩进贡给后周、北宋,以换取宋太祖赵匡胤的宽容的心。可是,再多的财物满足不了宋太祖的皇帝欲,“先南后北”的方针既定,南唐在劫难逃。振兴国家,支付战争经费,源源不断地向北宋进贡,内外交困的南唐政权,迫切需要一个或数个大的稳定、雄厚的经济支柱,赖以维持苟延残喘的政权。青山场成为首选,为使其实力更加雄厚,将青山场扩大范围,集中人力物力,工业农业结合,工农互补,便于行政管理,967年(乾德5年),李煜正式将青山场院升为大冶县。《阳新县志》云965年(宋乾德三年)青山场置大冶县。由于青山场仅仅是个工矿工业特区,面积小,人口少,不符合万里为州,千里为郡,百里为县的幅员基数,达不到行政区划要求,划武昌(今鄂州市)三个乡与青山场合并,仍然隶属武昌郡。大冶县是从老县武昌、永兴相邻的四个乡地分割组建的,人文地理方面形成内部相似性很大的共同体,同属

吴楚的鄂文化。既是一个行政县份,更是一个强大的经济实体。以山川为界来划分政区是世界各文明古国的通行原则,故大冶县周边基本上以山川中心线界定。这里面还有星宿分野,此文不谈。青山场范围有多大,今人云在武昌郡与永兴县之间,至少包括今大冶镇、铜绿山、大小青山、虾子地、栖儒桥一带。笔者认为,大冶县境除掉武昌(今鄂州市)划出的三个乡,余下的幅员主体是青山场的范围,以南唐版图为准。清代大冶县城东至浯湖口大江心蕪州界 90 里,南至永城里兴国界 5 里,西至杨桥堡武昌界 50 里,北至泽林嘴武昌界 70 里。东西广 140 里,南北袤 80 里。大冶县清代分为 4 个乡 25 里 68 堡,4 个乡是四会、宣化、安昌、永丰。青山场占四会乡、安昌乡部分地区,即今金湖、铜绿山、大箕铺、城关地区,以青山、铜绿山、虾子地、栖儒桥、大冶镇为中心,这一地区矿产资源丰富,蕴藏量大,金属非金属矿达 30 余种计 200 处,全县乃至全省之首。尤其金湖地区,据调查,已查明古文化遗址 14 处,举世闻名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就在这一辖区内,大冶县诞生地青山场也在这里,还有牌坊遗址、摇篮山遗址,茅陈塢遗址等西周、春秋矿冶基地,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铜器,东周时期的草王咀古城(亦名楚王城)及汉墓也在这一带,文化密集,年代久远,而且中无断代,金湖地区是大冶县建县的地理、经济基础。南唐置场,后升场院,场是冶炼单位,既采亦冶,纯矿业集团;院是行政管理机构。除矿业外,兼有其它农业、副业、手工业、商业等,院机关设今大冶镇,场院首长有令、丞各 1 人,属中央掌冶署,是铁官。令、丞与县令、县丞(正副县长)是一致的。到宋代分东冶、南冶,各置令丞。南唐于 975 年被宋灭,传三帝历 39 年。青山场纳入北宋版图,隶属东冶还是南冶待考。大冶建县县署设在今大冶镇(亦称金湖镇),是从青山场院机关驻地升格而来的,自建县以来,县署一直在将军岭下(今人武部所在地)。县治三面环水,一面旁山,形如半岛,故旧无城池,周围只筑了一道土墙挡水。交通与防御俱佳,离矿区近。东

晋,栖儒桥曾为西阳侨县县治。

“开青山大冶,公家仰足”这是大冶建县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动机,战争需要大量“军储”,仰赖青山场大规模的冶炼业,这里矿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同时 3000 年炉火不息,铜绿山铜矿紧接青山铁矿。青山场的政治作用、经济地位何等重要,正是具有政治杠杆作用和经济支柱地位,杨吴开工矿工业特区,李南唐升格一县。大冶县名反映了以工矿经济发展为主的特点。

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是一盘散沙,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有安定的要求,并无统一的愿望,谁来当权都一样。所以,地方割据,朝代更迭无妨于小农经济,只要不发生天灾人祸就可以了,行政区划层级管理的最大功能就在于把分散的个体经济集中统一于中央政府,这就是南唐建置大冶县的根本宗旨。而新体制不是凭空创立的,它不能说并就并,说分就分,必有一定的前身或渊源,然后渐渐成形,略具规模,再成定制。大冶县的诞生正是如此;它的渊源是永兴从鄂县(武昌)分析,本是旧鄂县地;又由铜绿山古开铜矿,幅射扩大发展开铁矿,根据文物、遗址和民间传说,至少在三国以前,金湖栖儒桥地区是古大冶的中心区域。随着社会进步,人口增多,湖水退缩,大冶镇显现出地理位置的优越,大冶的重心移向金湖镇(即今大冶镇),在唐代已形成集镇规模。南唐置青山场院。据《阳新县志·大事记》载:“905 年(天祐二年),武昌节度使秦裴,在永兴属地 沔源湖西岸设青山场(今大冶县城),兴炉冶。”五代十国争伐激烈,军需头等重要,财富是立国之本,青山铁矿扩建成场,不但开掘,而且冶炼、打造,多功能,李煜时代,军需和国库是他维持国计的保障,升场为县,划武昌三乡与之合并“百里”,有一县之规模,成为县制。从永兴县局部的青山场冶炼基地变为大冶一县之区划。大冶镇相应发展,在农村聚落、船舶停靠的基础上,在水陆交通、八县通衢便捷的条件下,在铜绿山、青山场采冶发达的环境中,大冶镇逐渐具备城与市的基本职能,人口聚集,商业兴起;工

矿建立,县署自然而然选在金湖中的大冶镇(金湖镇),大冶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选定,其周围乡村尽受其辖。

凡是创设必有指导思想;凡是改革必有一定原因和基础;凡是变化必是渐变而非突变。取庄老一句语录自析大兴炉冶为大冶县名由来着实虚浮。

庄子(约前 369——前 286),战国时哲学家,名周,河南商丘东北人,他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思想包含朴素辩证法因素。哲学思想达到很高的思维水平。“以天地为洪炉,以造化为大冶”。庄子认为,这样就“恶乎往而不可哉”!这是一种宇宙的意识,其大无匹,其妙无比。做到“人法地,地法天”,“法天”兼“法地”,达到人天相合境界,这是最高境界。

《庄子·大宗师》是内七篇中的第六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论》、《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代表庄子道家思想,要求适性解脱,是一套整体学术思想,一篇扣一篇,条贯系统,融会贯通,《大宗师》是说明有“内圣”的成就,才能出为外王,便是真正够得上资格的大宗师。“以天地为洪炉,以造化为大冶”,主要是一种哲学思想的思维方式,是养生之道,他并没有说大冶这块地方置炉冶铁,也没有特指大冶这块地方,战国时的庄子还不知道后来有个大冶县。《庄子·大宗师》还有“大冶铸金”,这个“大冶”指冶炼大匠,高级技师。倘若“大兴炉冶”取名大冶,或者庄子语中有“大冶”二字作县名依据,那么,中国大兴炉冶的地方很多,少说有数百处,别的地方都没有以此取名。《史记·平淮书》上有“孔仅,南阳大冶”这直接点明南阳的地方也未取名大冶。只说孔仅是南阳冶炼大匠。因此说,大冶县名与庄周是毫无关系的,今人附会得太勉强,完全不必要。

李煜自号钟山隐士,钟峰隐者,莲峰居士等,文人气质重,诗词书画精通,他几次想入佛门为僧,有段时间躲入寺院攻读佛经,穿着僧衣,拜诵禅典,超脱红尘烦恼。佛门教规释佛者一心释佛,不

得朝山社祖。道教徒一心修道,佛、道门户之见亦深,各有戒律教规,李煜是位虔诚的居士,要他用庄子的一句话,取一县名,恐怕为难了他;即使是下面内阁拟定,官场从来是上行下效,揣摩上意,投君所好的,内阁也不会这么忤逆上意。

大冶县名与庄子语录无关,今人不要强加于古人。南唐取县名大冶另有原义:一是“开青山大冶,公家仰足”。仅管《隋唐五代史》是宋人所撰,撰者有原话的史料也未可知,“大冶”二字或许由这句话提取。大冶当然有大兴炉冶的意思,但这层意思有个前提:开青山。是为了更大规模地开发青山,大兴炉冶,非庄子的天地为洪炉,造化为大冶。古代大冶并非现代这样普遍开采。二是字义表示一县之特色:大、太、一皆同义,合并用作大一、太一。大者,极至之名。第一。冶,溶炼金属。分明说这个县熔炼金属达到极至,位居南唐国第一冶,李煜“钦定”。包括矿藏量、品种、品位、技术、规模、发挥的作用等等,水平一流,大极之地,国家仰赖之重要铁都,简称大冶。用字相当精确,高度概括,“一”字中的。大冶县名的定义应该是:五代十国时期,杨吴“开青山大冶,公家仰足”;南唐置县,故名。或者是:青山场院大兴炉冶,成为杨吴、南唐仰赖的铁都,取名大冶置县。通行定义是:历代大兴炉冶,故名大冶。这种定义比庄子语录取义实在得多。倘一定要用“大兴炉冶”的话,其解释不应有庄子语录意思,因为两者不相干,再简洁一点,可浓缩为“青山大兴铁冶取名大冶”。今人注重铜都,因为古老,忽略铁都。其实大冶是江南铜、铁历史文化名城,青铜时代转换到铁器时代。

由于历史的原因,大冶原始史料严重不足,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大冶县从前隶属于永兴(今阳新)、武昌(今鄂州),建县始于宋初,但在有关图册和志书上却没有专门记述大冶的材料。明朝初期永乐十五年(1417年)才始修县志。《兴国州志》仅在州志的末尾附录了一点内容,没有看到专门的记载,《武昌志》也是这样,

关于大冶的内容有限。大冶历史古老,沿革复杂,续修县志间隔时间长,有时隔 180 年才续修一次。对某些历史误解、讹传或者附会较为普遍,尤其是地名来由方面。大冶建县就有几说,如有文云:“唐天佑二年,吴越于此地置炉冶炼,设青山场院”。吴越是南方十国之一,拥两浙及苏南十三州之地,后梁太祖即位,于开平元年(907 年)封以为吴越王,钱黦创立,与杨吴之吴同等政权,把吴国和吴越国混淆了。(清《方輿纪要》:“县西南铜绿山亦古出铜冶炼之所,县名大冶,以此”。《乾隆府厅州县志》引《图经》云:“(大冶)县有铁山、铁务二冶,因以为名。”古人尚且如此异说数种,何求今人? 1960 年版《大冶县志》就有“春秋战国以来,就在此地‘大兴炉冶’,故五代后周显德三年(公元 956 年)在此建县时就取名大冶。”

笔者并非食古不化。一个县名由来不符史实,名不正言不顺,会影响该县声誉,哗众取宠只能弄巧成拙,本文旨在还大冶县名由来的一个真实。

(原载《铜草花》2001 年第一期)